

將軍探親

JIANGJUN TAN QIN



工农兵创作丛刊

712.13/1830

PDG

目 次

將軍探親·····	賀 歌(1)
看護員老陳·····	馮守欽(9)
禮品·····	張伯翔(13)
快板李与小老劉·····	王 珏(18)
“公社兵”·····	左文景(30)
两个連長·····	鮑言新(34)
炊事員也能当“狀元”·····	張 燦(39)
半夜打字聲·····	趙佩琴(46)
星期六的晚上·····	賀修泯(50)
戴上了二級勞卫	
制証章·····	涂知行 李覺序(57)
給未婚妻的信·····	晉其炎(60)

將軍探親

賀 歌

跟着政委爬山路，不知不觉就落到政委后边了。政委爬到山头，回轉身对我大声說：

“小王掉队啦，加大‘油門’吧。”

我沒有答話，勉强的跟上去。他又說：

“我不是告訴你了嗎？你在吃苦上，得好好的向五班同志学习。”

說完，他就轉身下山去了。我只好紧紧地跟在后面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我們軍的政委戴林少將，随着第一批下連当兵的干部到了某团五連五班。十天以前才回到机关。回来后，他就张口五班，閉口五班。他对我一說話，就是向五班学。那天和軍长談工作的时候，也把五班抬了出来。这才回来十天，就給五班写了两大封信；为了送給五班一张照片，害得我到照象館跑了两趟。他还不断地說：

“我抽空一定到五班看看去。”

今天，他早晨七点鐘到这个师来，这师演习陣地防禦。他忙了半天。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飯了，师里已給他做了飯，可是，他硬要到馬家店去探“亲人”。我說：

“吃了飯再去吧！”

他說：“那就晚了，到那里会耽誤他們工作。現在去正赶上他們午后休息。”

事情就这样确定了，不要說我劝不行，就是藍师长、馬政委也沒有使他改变主意。沒辦法，我就赶快去喊司机，可是又被他阻止了。他說：

“从这里到馬家店子，汽車走公路需要半个小时，走小路翻山，用不了二十分鐘就到了。”

說着，不等別人分辯，調头就走。我是警卫員，在戰場上保护首长的安全，平时照顧首长的生活。現在北风冷得咬鼻子，山坡上积滿了白雪，他这样大的年紀，要餓着肚子爬山，我能不管嗎？我下了决心，拉也要把他拉回来。可是，等我追上了他，他却笑着對我說：

“小王啊！五班同志正等着我們，他們會象欢迎客人一样欢迎你。”

說着，大笑了几声，就向前走了。我要拉他的那股劲，不知不觉消失了。

我吃力的爬着山坡，抬头一看，他大概是走热了，把衣領解开，摘下帽子，用小手絹擦汗。我赶忙跑上去，大声地說：

“政委，你把帽子戴上吧！不要感冒了。”

他順从的将帽子戴上，指着山下一个村庄說：

“我們打战斗射击时，就住在那座白屋脊的房子里，我还在这个山坡上打了三个練習。現在师进攻演习，五班又住到这里了。”

我看到了目标，心里輕松了些。

进五班屋的时候，政委把服装整好，帽子戴正。

这时，五班正围着小桌吃飯。政委推門进去，对那个中士說：

“班长同志，我来了。”

这突如其来的喜事，使五班立即沸騰起来，大家都放下碗围上来。那个胖得象个肉蛋一样的小个子，大概就是政委常說的陈小

忠：一个箭步跳过桌子，上来抱着政委的胳膊激动的說：

“可把你盼来啦！”

我还很少见政委这么兴奋过，他高兴地說：

“你們想嗎？”

那个下士說：“不只想，还想得很呢！”

班长补充一句：“小胖子还抹过眼泪呢。”

小胖子脸上紅了，不好意思起来。連忙說：“班里走了你一个人，好象少了半个班。沒有以前熱鬧了。”

政委說：“在一块生活慣了，乍离开就是有点别扭。我回去的这几天，心里老是象掉了什么东西似的。”

他們热烈的談着，都忘了吃飯。我肚子里有点餓了，想起政委还没有吃飯，我就对班长說：

“班长同志，政委还没有吃飯哩！”

我这一提，他們才醒过来。政委讓他們坐下来繼續吃飯。班长說：

“副班长，你去对司务長說，叫他另做飯吧！”

那个下士刚要朝外跑，被政委一把揪了回来，說：

“班长同志，你把我当成客人了，跟过去一样，和大伙在一块吃不好嗎？”

班长无奈，只得說：

“副班长，到老大娘屋里借两个碗来。”

吃的是高粱米飯、白菜炒豆腐。我餓了，吃起来很香。心里倒担心政委吃不飽，誰知他吃的十分香甜。

吃完饭，那个小胖子从飯包里倒出来一堆炒好的黄豆，全班围着边吃边說話。我要吸烟，拿出来照例是先給別人，但沒有一个吸的。政委对一个高个儿說：

“牛保宗不吸烟嗎？”

全班几乎象合唱一样，齐声回答：

“全戒掉了。”

政委惊喜的“啊”了一声。牛保宗自己补充說：

“我以前也想戒烟，可是，下天大的决心，只能戒一个小时。后来，我見你这样大年紀了，还能戒烟，我就給自己下了命令：不准吸烟。从你走了，我沒有再抽一支。”

大家听后，笑了一陣，弄得我也不好意思再抽了。只得跟他們坐在一起，一边嚼着香噴噴的豆子，一边听他們談話。

班长象給长期出差刚归队的战士介紹情况一样的說：

“連里变了。排长的排部取消了，連长也离开了他的办公室，司务长也帮炊事兵干活了。干部劲头大，战士情緒高。上次演习团进攻，我們被評为最好的連。这次师进攻演习，我們还要爭取‘五好’連呢！……”

小胖打断了班长的話說：

“你来到我們連里以后，給我們带来了干劲。”

政委糾正的說：

“干劲不是我带来的。原来大家的情緒就很高嘛！”

談了一会，政委从我身上摘下皮包，从中拿出一本書，对班长說：

“班长同志，你不是要向哲学进军嗎？我到新华書店买了这本‘哲学基本知識’。这是进門的向导。学完以后，再学較深的，就容易了。”

班长小心的接过去，仔細看了看封皮，又掀开第一頁，小声的念起来。

政委又从衣袋里掏出象片，对牛保宗說：“你們不是要看我家里的人嗎？这就是。”

于是大家的头又都挤在一起。小胖子边看边笑說：

“这个妇女就是在北京工作的，你的爱人吧？这个年輕人就是仁青，现在是十三陵公社的社員。对吧？这个小孩一定是仁义，看，长得多象你！”

班长說：“要是政委的父母不被国民党杀害，一家人会过得更幸福的。”

班里的同志，听了这話，沉默了片刻，才又亲如一家的談起来。

我这才知道我們政委为什么时时想念着五班，原来他們的心已經交融在一起了！

这时候，房东老大娘走过来，他扶着門框看着政委的背影說：

“是‘大兵’又来了吧？”

政委馬上站起来，迎上去說：

“是。大娘，我又来了。”

这下子大娘到楞住了，喊道：

“呀！变得这么威武了！”

等班长给她解释了“下放”的事情后，她高兴的拍着門框說：

“哎呀！我那时候就說八成是个大官。可是看那水里泥里干活的样子又不象大官。誰知真是个大官啊！”

停了一会她又說：“真是毛主席教养出来的好干部！”

同志們听了她的話，和政委偎得更紧了，带着幸福的表情嘻嘻的笑。我也跟着他們笑起来。

看護員老陳

馮守欽

可惡的病魔把我纏到了床上，轉眼就兩個星期了。在這些與疾病搏鬥的日日夜夜，那個護理員老陳同志，真比我的親人還親。他那不很高的身材，瘦削的臉上蒙上個大白口罩，上面露出一對慈祥的眼睛。他問我：

“你叫啥名字？”

“常操戈。”我答。他好象沒聽清，又看了看我床頭的牌子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看我的精神好一點，就拿來一本小人書，一邊輕聲地念給我聽，一邊講解。我的病好象輕多了，精神也愉快些。我想：老陳同志可真好呵。

下午，他輕手輕腳地走進來，手里端着一碗東西，輕輕放在桌上，然後把我慢慢扶起，說：“小常，喝碗湯吧！”我無精打采地搖了搖頭。他笑咪咪地把湯送到我嘴邊，說：

“小鬼呀，俗語說‘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一天不吃沒力量。’你現在跟細菌打仗，沒力气咋行？”我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，便一口一口地喝起來。

我的病漸漸好些了。老陳同志也就常和我聊天，使我精神愉快。在他知道我是1958年才參軍的，現在是副班長的時候，他便夸奖地說：“好哇，小鬼，你進步可真快。”他又問我家住哪里？父親干什么的？我告訴他，我是河北省人，從小就沒見過父親。听娘說，他是在打日本鬼子時候參加了游擊隊，後來犧牲了。他听了意味深長地說：“呵，是抗日烈士家屬。好！革命的家庭！”

接着，他就給我講起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來，又是怎么摸鬼子的哨兵啦，怎樣炸鬼子的碉堡啦。我听着，忘了病痛，心想：“老陳同志知道的可真多呵！”

晚上，門“吱”的一聲開了，老陳端來了一盆熱氣騰騰的水。他把水盆放在床前的椅子上，說：“小鬼，坐起來洗洗腳吧。”他乞求似地說。我很不好意思地推托說：“不用洗了。”他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，說：“喂，甭不

好意思了，洗洗脚，当吃服药哪。”说着，他抓过我的脚就洗起来。

老陈对我照看的真是周到，从早晨给我洗脸开始，到吃饭，解手，梳头……每一样他都替我干得好好的。有了他，我感到精神愉快，病情也好像减轻了很多。

但是，不知为什么，这几天总不见老陈同志来了，代替他的是一个双辮子的女同志。我心里怪别扭的，也没问她老陈同志哪儿去了。

早晨，刚洗罢脸，那个双辮子女同志走进来告诉我：“今天过节了，院里首长作慰问来了。”我抬头一看，一大群人走了进来，头一个就是老陈。他一走到床前，我情不自禁地一骨碌爬起来搂住他的脖子，说：“老陈同志，你走了，我心里闷的慌，时常在想念你。”他摸摸我的头，紧接着说：“是呵，小鬼，我们大伙今天特地来看看你。”

这时随老陈同志一起来的一个少尉，向我介绍说：

“这是我院的陈政委……”

“不用介绍了，在我下放当护理员期间，

我們早就熟了。”

“老陈——陈政委！”

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，我真是又惊又喜：原来待我象亲兄弟一样、作风朴朴实实的老陈同志，却是我們的陈政委啊！

礼 品

張倚翔

將軍告別了連隊的戰友，回到了家。在他從背包里往外掏隨身所帶的東西時，一個鮮紅的大蘋果卻滾落在桌子上。將軍怔住了。這顆鮮紅的大蘋果，立刻又把他帶回到剛剛離開的連隊上去了……

夜里，別的班已經休息好一陣了，只有六班的寢室里還亮着燈，戰士們圍着一個身材魁梧的老“列兵”，象是在閑談，又象是在開歡送會。

“老楊，回去后可別忘了常寫信呀！”

“忘不了”。老“列兵”很風趣地說：“保證一個月向你們匯報一次情況，不放心的話還可以寫一份保證書。”

老“列兵”的話逗得大家一陣歡笑。這個老“列兵”原來是楊副軍長，自從他下連當兵以來，和戰士們建立了深厚感情，大家都

亲切地叫他老楊。現在他已經当兵期滿，明天就要离开連队了。尽管將軍答应到“八一”建军节的时候，一定到海島上来看大家，大家仍然舍不得叫將軍离开这里。

正在战士們和將軍促膝相談的时候，班长从連部开会回来了。他手里不知拿了个什么东西，一进门就兴奋地叫道：“同志們，你們看！”

“啊，苹果！”不知是誰这样叫了一声。顿时，全屋子的人，你爭我夺的把一个又紅又大的苹果在手里传来传去。

班长挨着大家坐下，开始講起这苹果的来历：“这苹果呀，是咱們团长的一个朝鮮战友，从国外給他寄来的。首长舍不得吃，把它送給了咱們守卫海島的連队，正好一个班可以分一个，連长还說咱班是‘五好’班，就給了一个最大的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这样的一只苹果呀！”听完班长的介紹，战士們都深深地感动了。

“人家說这苹果怎么处理吧？”班长的話音一落，战士們馬上又活跃起来了。老“列兵”首先提議說：“把它切开来，一人分一块，大

家都尝尝，这是代表着友誼的苹果。”

“听我提个意見吧！”副軍长一听是小赵的声音，心想：这小家伙一定要出“点子”了。只听小赵說：“老楊明天就要走了，我提議把苹果作为我們的礼品送給老楊。”

“对，送給老楊最好啦！”全班都一致同意他的意見，大家都暗暗称贊他 想 的 主 意 好。

小赵这个年滿十八岁的新兵，因为这里环境比較艰苦，一个月以前还鬧过情緒呢。所以，和他一起入伍的同志打靶都打了优秀，他却打了个不及格。班里的同志对他进行过帮助，排长也和他談过話，但“思想”問題仍然沒彻底解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副軍长到連队上当兵来了，恰好和他在一个班。日子长了，小赵看到人家副軍长那样大年紀，还来到这里，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，出操、上課、站崗、巡邏……和將軍的那种不怕艰苦困难的精神比較起来，他感到太慚愧了。他决心向將軍学习。現在成了一个积极的战士了。这两天，他本来是有病躺在床上休息的，听說將軍要走，說啥也在床上躺不住了，就